

# 独步天下

李歆 著 DUBU TIANXIA

一部女性华丽穿越的浪漫言情，首部描述大清建国的历史传奇，  
破解“可兴天下，可亡天下”的宿命谶语！



# 独步天下

DUBU TIANXIA

〔上〕

李歆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GROUP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独步天下：典藏版/李歆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5

ISBN 978 - 7 - 5399 - 4388 - 6

I. ①独…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55632 号

**书 名** 独步天下 (典藏版)

**作 者** 李 歆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戚兆磊

**责任编辑** 胡小河

**文字编辑** 李文峰

**责任监制** 卞宇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 980 毫米 1/16

**字 数** 980 千字

**印 张** 44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2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99 - 4388 - 6

**定 价** 49.80 元 (全二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目录

## [上]

C O N T E N T S

|      |    |     |
|------|----|-----|
| 第一章  | 非梦 | 1   |
| 第二章  | 对峙 | 28  |
| 第三章  | 宿命 | 52  |
| 第四章  | 悔婚 | 88  |
| 第五章  | 伤情 | 116 |
| 第六章  | 成长 | 157 |
| 第七章  | 斐优 | 186 |
| 第八章  | 迷失 | 230 |
| 第九章  | 乌拉 | 267 |
| 第十章  | 死生 | 298 |
| 第十一章 | 出走 | 335 |

# 目录

[下]

c o n t e n t s

|       |           |     |
|-------|-----------|-----|
| 第十二章  | 随征        | 373 |
| 第十三章  | 孝庄        | 409 |
| 第十四章  | 汗位        | 435 |
| 第十五章  | 归来        | 472 |
| 第十六章  | 追寻        | 502 |
| 第十七章  | 蒙古        | 532 |
| 第十八章  | 身份        | 559 |
| 第十九章  | 求情        | 592 |
| 第二十章  | 封妃        | 627 |
| 第二十一章 | 产子        | 664 |
| 番外    | 不是结局的结局…… | 688 |

第一章  
非梦

“阿步，快点……”

又催?! 他们这帮超级无敌的机器人，难道就一点都不懂得要怜香惜玉吗？我就算称不上是人见人爱的绝代美女，好歹对他们而言，也是摄制小组中唯一的一名女性，难道偶尔照顾一下女同胞会死啊？

更何况，我身上可是背着三架不同型号的“重量级”相机呢，当然不可能有他们的狗腿跑得快！

真是一票没人性、没血性的男人！

“阿步？”走在前面的 Sam 突然停下，转过头瞪我。

好冷的眼神！即使是在光线不明的黑夜里，我还是能感觉出那种杀人的目光犹如刀锋般的犀利。

可是……我忍不住打了个哈欠，脚步已经开始有些虚浮，跑起来感觉全身都在晃悠，快散架了似的。

昨天晚上捧着笔记本电脑筛选照片，熬到凌晨一点多，好不容易忙完，爬上床刚刚闭上眼睛，居然又被他们残暴地从被窝里挖了起来。说是得到最新内幕消息，在喀尔喀草原的某处地下挖出了一座古墓。

这原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况且挖掘和考察古墓跟我们这次来蒙古草原搜寻古迹遗风的目的好像也没什么重合点，可是 Sam 这家伙却说，这座刚被发现的神秘古墓是迄今为止保存得最完整的，也是最豪华的一座古代地下宫殿。

反正他在解说的时候我都在打瞌睡，也没怎么听明白，不过有一点倒是听进去了，那就是草原上很少能发现这种类似的地下宫殿。即使真有古墓存在，基本上不是已被盗墓者洗劫一空，也早被当地的气候腐蚀得残破不堪。然而据说这座地下宫殿里面却是连半点灰尘也没有，每一件陪葬品都完整崭新得吓人。

为了拿到第一手的资料，Sam 他们买通了关系，准备连夜偷偷潜入墓地——我怎么听着我们更像是去盗墓的，而非是去偷拍资料的？

“阿步，很困吗？”不知什么时候，有宏与我并肩走在了一起。

我点点头，有气无力。从上海飞到外蒙古大草原已经三天了，我几乎没怎么合过眼，加上对气候环境的不适应，我是吃什么吐什么，就连平时很爱喝的牛奶，现在闻起来也觉得一股子奶腥味，嗅到就吐。

就我这副平时像铁板一样壮实的身子骨，如此折腾了三天，竟也一下子掉了七八斤肉，真比吃任何减肥药都有效。

“今天下午我们就能回去了，你再撑撑……”有宏靠近我，小声地说，“别看 Sam 对你好像漠不关心似的，其实他已经订好了明天回上海的飞机票，还是头等舱哦。”

我对他虚弱地笑了笑。也许是我的脸色太过苍白，加上手里的手电筒光线晃得有点眼花，有宏看我的眼神竟如同见到鬼吓了一大跳一样。

“到了！”走在队伍最前的 Sam 停了下来，压低声音，在黑暗中与对面凑上来的一个人影商谈了几句，然后那人就领着我们拐了个弯，走到一处用石板覆盖的坑道旁。

“沿着这里下去……小心点，因为怕被空气腐蚀，底下还没通过风，你们最好点了蜡烛下去……一有什么不对劲，就赶紧上来……”那人交代完就走开了。

\* \* \* \* \*

沿着狭窄且陡峭的阶梯往下，约莫走了十多分钟，便踩到了平地。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类似于檀香的味道，淡淡的，不像是霉味。可是对于胃里空荡的我来说，这种味道简直要我的命——我从踩下最后一级石阶起，便开始不停地干呕。

Sam 照例给我一个冷冽的白眼。

三四盏探照式的手提白炽灯在空旷的墓坑内扫射，最后聚在了一面墙上。

弯腰蹲在一边的我，同时听到他们四个人齐刷刷的抽气声。

“怎么了？”我抬头，忽然愣住，几乎是下意识地往后狠狠跳了一步。

被光线照亮的并非是一堵真正的墙壁，而是类似于墓碑一般的屏风墙。墙体

四周雕刻着繁杂的花纹，墙面雪白，从上至下刻了一串蝌蚪形文字。

我虽然不认得这些字，却也认出这种蝌蚪文，跟北京故宫里牌匾和门额上的文字很相似。

难道是满文？那么……这座墓室的主人是个清朝的满人？

怪不得保存得如此完好，原来是座近代墓葬，就算是前清早年的坟墓，应该也不会超过三百年。

我回过神，准备拿相机取景拍照的时候，却发现他们四个大男人已经趴在墓碑上，研究起那些看不懂的墓志铭了。

“闪开啦！”我不满地低叫，可惜没一个人理会我。

刚想捋起袖子冲过去赶人，却突然听见有宏在那儿兴奋地低叫：“快看！这里居然有汉字……”

“在哪里？在哪里？”

“这里！虽然比满文小很多，可是还是写得很清楚——”他摸索着凑近看，为了让他看得更清楚，大家把所有的灯光全打到他所指的角落。

这么一来，我所站立位置的光线立即暗了下来。虽然我是个无神论者，但是在一座埋着死了好几百年的古人墓室里，被阴冷的黑暗渐渐包围时，也忍不住心里直发毛，身上一阵阵地泛起鸡皮疙瘩。

“喂，我说你们……”

“布，喜……布喜娅玛拉——”有宏兴奋地大叫，“写的是布喜娅玛拉，这算什么意思？是名字？好拗口的名字！”

“咚！”我的心脏像是被人突然狠狠地敲了一下。

“下面还有……噢，阿拉伯数字？不会吧？”

“写什么了？”

“1582年至1616年？布喜娅玛拉，1582年至1616年？……”有宏的声音猛地顿住，诡异的气流在我们五个人中间流淌。

“哈，哈……”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想缓解一下这种压抑的氛围，打趣笑道，“少来了，古代哪会用阿拉伯数字来计算公元纪年？四百年前，那时候还是明朝万历年……”

我愣住了，脚底有股冷气直冲上头顶。

对面，他们一副副见鬼般的惧骇表情。

“嘿，这座……这座墓是假的吧？”有宏尴尬地讪笑。

好半天也没人接口。

“是真的……”打从进墓后就一直没讲过话的Sam突然开口，“这墓室里先

挖出的两件陪葬品，已经经过有关部门鉴定，的确是明末清初的古董。”他说这话时很冷静，果然不愧是冷面少女杀手。

我皱皱鼻子，刻意忽略去心头异样的阴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频频摁下快门。

咔嚓、嚓……

眯起眼，从相机的镜头看出去，我忽然觉得有些头晕。刚开始并没怎么在意，还以为是没吃东西给饿晕的，这种头昏眼花、手脚无力、心跳加快的感觉在这三天我也不是头一次领略了。

然而等到耳边忽然幽幽地传来一声叹息时，我只觉得汗毛倒竖，吓得差点没失声尖叫。

“怎么了？”有宏他们这时候已经绕到墓碑后面去了，只有 Sam 还停在墓碑旁边等我。

“你……”我迟疑了一下，“刚才是不是喊我名字了？”

Sam 挑眉，摆出一种很不耐烦的表情。

我松了口气，脸上扯出个大大的笑容，急忙跟上他的脚步，从墓碑边绕了过去。

后面是间更大的墓室，足有二三十平米大小，略呈长方形。墓室正中摆了副镶嵌着耀眼宝石的黄金棺。

有那么一瞬，我几乎以为自己看到了古埃及金字塔里面的木乃伊人形金棺。

有宏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地围住那副黄金棺材，在那啧啧称奇地赞叹了。很显然，Sam 在看到金棺的刹那也有种不敢置信的震颤。

我亦觉得十分好奇，到底这墓室的主人生前是个什么样的人？居然能在死后如此奢侈地睡在黄金打造的棺材内，这种待遇恐怕连皇室中人也很少能享受得到吧？

打量墓室内其他的随葬物品——仅是羊脂白玉器皿就有二十几件，还有难以计数的白银和黄金制品。

我边摁快门边吸气。

太不可思议了！这座古墓如果被完整地挖掘出来，肯定会震惊世界。难怪 Sam 会如此紧张了，他的职业嗅觉果然比任何人都要灵敏。

咻——咻——

墓室内的空气在快速流动，带着檀香味十足的冷气从我的后颈背直吹了过来。好冷。

我一个哆嗦，手里的相机险些滑落。

心里毛毛的，刚才勉强压下的怪异感猛地又蹿了上来。

我猝然回头。手中相机的闪光灯亮起的刹那，我分明看到一双清澈冷冽的眼眸，毫无波澜地凝视着我……

“啊——”发出一声高分贝的尖叫，我连退三四步，直到后背撞上那副黄金棺。

“搞什么……” Sam 薄怒。

我指着对面的墙，哆嗦着连话也说不出来。

终于察觉到了我的不对劲，他们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纷纷看了过去。

“啊！”同样不可避免的惊呼。

谁也不曾想到那堵墓碑似的屏风墙后面居然另有乾坤——在那墙后，竟然绘制了一副真人大小的画像。

一个蹲在湖边戏水，盛装打扮的美艳女子——娥眉淡扫入鬓，眼眸明若秋水，红唇吟吟带笑……一个恍惚，我仿佛听到她唇齿间逸出的欢快笑声。

“布喜娅玛拉……布喜娅玛拉……布喜娅玛拉……”一声又一声，像缠绵的喘息，像痛彻的低吟，更像是一声声绝望而又悲凉的呼唤，“布喜娅玛拉……布喜娅玛拉……”

我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地掐住了脖子，连气都喘不过来了，心脏的跳动比我想象中还要疯狂，那一声声叹息似的呼唤仍在耳边肆虐不去。

“为什么……不回来……为什么……要离开……布喜娅玛拉……布喜娅玛拉……回来……回来……回来……布喜娅玛拉……”

脑子里因为缺氧，我开始感到一阵阵的眩晕。

可是那幽怨的声音，女子含笑的唇角，冷冽的眼眸，却像是一道又一道密密匝匝捆在我身上的绳索，紧紧地勒住了我。

终于，眼前彻底一黑，在我无力地瘫倒上棺木之前，风中飘来一阵空灵的笑声，一个似男似女的声音在乐声中歇斯底里地歌唱：

“……可兴天下，可亡天下……”

\* \* \* \* \*

舒服，真是舒服啊。我已经有多久没有像现在这样美美地睡上一觉了？

虽然身体因为疲乏过头透出了难以忍受的酸软，但是……

对了，现在是几点了？有宏说下午就要乘车赶到机场去的，我若是还贪睡赖床不起，会不会错过时间？

一想到错过飞机会被那帮没良心没道德的家伙抛弃在茫茫大草原上，我在睡梦中打了一个激灵，大叫着从床上猛地坐了起来。

“啊——”先是听到一个细细的女声惊呼，等我睁开眼时，却看到一个穿着古怪衣服的女孩子手里抓着一只红木托盘噎噎连退了三四步，最后竟一跤跌坐在了地上。她的面前一只青花瓷碗正滴溜溜在地上打着转，暗红色的汤汁泼得满地都是。

我瞪着那只碗莫名惊骇，那女孩却是看着我一脸又惊又喜的表情，紧接着她突然扑了过来，扑通在我床前跪下：“格格，你醒了？天哪！格格醒了——格格醒了——”

“你……”没等我想明白，伸出去的手还僵在半空中，那女孩竟已像阵旋风般刮出了我的视线。

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的手尚停留在半空，可是指尖传来的阵阵颤抖却泄露了我此刻内心的恐惧。

我眼睛所能看到的，居然是一个完全熟悉而又陌生的环境——说熟悉，是因为这床，这桌椅摆设，统统都像是在某个电视剧组的道具场景里；说陌生，是因为我记得自己昨天明明还在蒙古大草原，怎么可能一下子又跑到剧组的拍摄现场来了？

难道是我睡迷糊了？

“嘎吱！”好像是外屋的门被推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过后，一群穿着古装的人一股脑地涌进了这间屋子。

有男有女，一个个瞪大了关切的眼睛盯着我。

可是他们的打扮，实在是……

我被盯得头皮发麻，噌地跳起，心虚地直往床角缩退。可还没等我退到头，手臂上骤然一紧，倏地被人拽进一个温暖的怀抱。

“太好了……太好了！你没事……”那人无论是声音，还是环抱住我的胳膊都在轻轻地颤抖。

我僵住，凭直觉便要拿手去推，可是这个人的手劲好大，我那点力气仿若蜻蜓撼柱，起不到半点作用。

Faint！我忍不住朝屋顶翻了个白眼，却意外地接触到一双温润清澈的眸子。

我愣了下，那双眸子似乎洞察了些什么，淡淡地透出一层笑意。我一惊，整个人清醒过来。

那眸子的主人是个十岁上下的男孩，之前我没留意，可是眼前这个男孩头顶上那光溜溜的脑门，却真真切切地告诉我，这是清朝满族人的打扮。难道是集体在演清宫戏？可是……演戏就演戏呗，干吗扯上我？还叫人一直勒着我不放？有完没完？这导演干吗去了？

“呃……”我想开口，可是喉咙里发出的嘶哑难听的嗓音却把自己吓了一跳。

“大哥！你快放开东哥吧，要是被阿玛看到你抱着她不放，一定又会生气了！”说这话的是人堆里一个约莫五六岁的小娃娃，虎头虎脑的，年纪不大，讲话倒是中气十足，活像个成年人似的。

我刚想笑，忽然察觉站在那小娃娃边上，之前还深深望着我的那双眼眸光泽黯淡了一下，然后不着痕迹地往后退开，闪入人群中。

我有些讶异，抱着我的人却突然放开了我，转身一把将小娃娃腾空拎了起来：“你说什么？莽古尔泰，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那个小娃儿哇哇大叫，小脸顿时涨得通红。

这个……不大像是在演戏啊！四周没有导演，没有摄像机，没有忙忙碌碌的工作人员……我心里寒丝丝的，不知道为什么浑身冷得不行，上下牙齿互相叩击，咯咯咯地打起架来。

“大哥。”碍于周围的人全都默不作声，之前的那个男孩子终于开口，虽然只是简简单单的两个字，但那个凶神恶煞的家伙却冷哼一声，将小娃娃从半空扔回了地上。

那家伙，一副横得不得了的样子，其实也不过是个十来岁的小孩子而已。

我抱着膝盖，从床上拖来厚厚的棉被将自己紧紧裹了起来，冷眼旁观。

“东哥！”他却突然毫无预警地转过身来。

呃……好大的一张脸！干吗靠得我这么近？

“你欺负我！我要去告诉阿玛！”从地上狼狈爬起的小男孩大叫了一声，随即冲出房间。

身前的那张脸骤然一寒，眼眸中透出的磅礴怒气将我吓了一跳。

这是什么眼神啊？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怎会有如此凌厉的眼神？还没等我想明白，他突然将我身上的棉被扯走，一把拦腰抱起我——

等等！

他抱起我了？一个十岁出头的小男孩抱得动我吗？难道是他天生神力，还是我身上吊着钢丝之类的东西？

“大哥！”蓦地腕上一紧，好冰的手啊，我打了个哆嗦。居然是那个有着温润眼眸的男孩，“冷静些！阿玛一会儿就会来了……”

“来了正好！我豁出去了，不会把东哥让给任何人！包括你……代善！”

嗞——有火花在两人的视线中间爆起。

难道……他们并不是在演戏？此时此刻，我是多么期盼听到导演喊那一句：

“卡——”

可是没有。

闭上眼，也许我是在做梦！对，一定是的，我还在梦中没有醒来。

“东哥……”带着热气的呼吸在我发顶压下，他吻着我的发，轻声说，“一会儿阿玛来，我便向他求了你来，东哥……东哥，你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我一震，身子像触电般弹了起来。

上帝啊！这梦做得也太离谱了吧？不行！不行！即使是做梦！我也绝对没道理让一个小不点的毛孩子大占便宜。

我睁开眼，对着他恶狠狠地瞪了一眼：“小鬼，回去等牙长齐了再来。”

满屋子的吸气声。

原本还柔情万丈的脸色刷地变冷，他咬牙：“难道，你真的喜欢我阿玛？”

听不懂他说什么，我冷哼，摆手：“劳驾先放我下来！”这个梦做得太离谱了，我得快些醒来，回到现实中去。

环住我的胳膊一紧，我闷哼一声，感觉骨骼快被他捏碎了，好疼。

一直站在对面没吭声的那个孩子，哦，他叫代善是吧？管他叫什么呢，反正是做梦，真有名字也只是个虚假的代号——我这辈子还真没做过如此清晰的梦，梦里的人物居然还有各自不同的名字，通常不都是甲乙丙的有个概念不就完了？

代善默默地把我从他手中解救出来，他还硬挣扎着不放，可是在代善柔软的目光注视下终于还是放手。

我吁了口气，总算有脚踏实地的感觉了。

可是……为什么我会这么矮小？我甚至比他们两个都要矮半个头！这算什么鬼梦境？怎么一下子把我缩成那么小？

我哭笑不得地跳了跳脚，正要说话，忽听门外传来一阵骚动，紧接着有个爽朗的笑声先一步传了进来：“东哥格格醒了么？快让我瞧瞧！”

门帘掀起的同时，满屋子的人都跪了下去，口里呼道：“请淑勒贝勒安！贝勒爷吉祥！”

我眼前一亮，一个三十出头的男子精神抖擞地走了进来。只见他头戴貂皮帽，脖围貂皮巾，身着貂皮的五彩龙花纹，腰系金丝带，佩悦巾、刀妇、砺石、獐角，脚蹬鹿皮靽鞢靴，浑身上下透出一种难言的贵气。

跟着他一起进来的，除了一堆下人外，还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子，眉目如画，端庄秀丽，堪称美女的典范，只是她看似娇柔的身子，在重重华丽的衣饰下也难掩其高高隆起的腹部。

看我惊讶地说不出话，那男子微微一笑，伸手过来摸我的额头，我条件反射地一缩，却没逃得开去，被他温热的手心贴了个正着。

“嗯，烧退了。格格若是再不醒，我就把那些不中用的汉医统统给砍了！”他音量并不高，但我听着却莫名地感到一股心寒。

这时那美女含笑走过来拉了我的手，低声地对我说：“东哥，记得以后别再耍小性子了。你若是有个三长两短，可叫我这个做姑姑的如何跟你阿玛交代？”我的手一抖，情不自禁地甩开她。

她错愕而惊讶地望着我。

只见淑勒贝勒爷朗目一扫，不怒而威，气势迫人地说道：“褚英，你方才可是欺负莽古尔泰了？”

站我身边的男孩抿唇不发一句，一张脸透出苍白，低垂的眸子却透出倔强。

“阿玛！”代善忽然上前一步，慢腾腾地说，“没什么要紧的事，大哥只是和五弟闹着玩罢了。”

贝勒爷冷哼一声，那个口称是我姑姑的女子伸手揽住他的胳膊，轻声笑言：“只是孩子们嬉闹而已，爷不必当真。”

我低下头，看见褚英垂在身侧的手慢慢握紧，凸起的指节泛出白色。

我的一颗心扑通扑通跳得飞快，感觉屋子里塞满了人，竟压抑得一丝氧气都没有了，一种快被窒息的痛苦感觉重重围困住了我。

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只是隐隐地，心里有说不出的惶恐和慌乱。

无意间，我扭过头，瞥到身侧梳妆架上搁着的菱花镜，平滑的古铜镜面将一张惨白陌生却又完美得令人屏息的脸孔，清晰地映照出来。

我一震，飞快地抢过镜子，再看——那张脸，绝美处透着稚嫩，然而那眉、那眼、那唇……每一处都透着熟悉的感觉。

是她！

我心里飞快地闪过一道影子。

是她！

虽然年龄有偏差，但是，这张脸——镜子里倒映出的这张脸，绝对是她的没错——

是她——布喜娅玛拉！

那座古墓的主人！

“东哥！”有人抓住了我的手腕，那么紧，那么冰，传递出那人内心的焦急、紧张。

我的视线凄惶茫然地从镜面上挪开，扫过那张温润儒雅的脸孔，而后，张口对着自己的左手食指狠狠咬下。

“东哥——”代善惊呼，攥紧我的手剧颤。

好疼！人都说十指连心，原来竟是这般的痛！痛得心都揪在了一起。  
这不是梦——昏倒时，我的脑子里浮现出这样的念头。  
但愿这只是一场梦！

\*\*\*\*\*

我现在已经能够确定自己不是在做梦了！  
因为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那双温润的眼眸并没有消失，我也没有回到自己原本生活的真实空间去。

现在唯一也是必须要弄清楚的一件事是，我到底在哪？我又是谁？为什么我明明二十三岁了，现在却突然变回十岁大小的孩子？还有这张脸……

“别再捏你的脸了。”一声轻柔的叹息声后，我的手指被人轻轻拢住，包入一双略显冰冷的手里。

代善，一个据说比“我”小一岁的阿哥——是那个淑勒贝勒的第二个儿子，那个叫褚英的是他的长子，被褚英欺负的莽古尔泰是第五个儿子——看那男的年纪也不大啊，居然已经有五个儿子了……啊，说不定还远远不止。

我从代善手中抽回自己的手。三天了，食指上的牙印宛如如初，虽然一直在涂那些止痛的清涼药膏，但在不经意的扯动间仍会感到丝丝钻心的疼。

像我现在这样的状况，算不算是言情小说情节里才会出现的，从现代穿越回到古代呢？不……我觉得自己更像是借尸还魂！

“还是想不起来吗？”

我摇头。除了装失忆还能有什么法子可想？我对这个小女孩，呃，也就是我现在的肉身，十岁的东哥格格可说是一无所知。

“不要紧……”代善轻轻地说，“记不起来也不要紧，只要……你还在，只要，你没事就好。”莫名的，我从他的声音里听出来一丝颤意。

他在害怕和紧张些什么？

“那个……代善。”我舔舔唇，尽量对他展开一种善意的亲和微笑，“现在是什么朝代？”见他目光古怪地望过来，我心头一跳，赶忙重新寻找别的词汇来表达我的意思，“我是说……现在是大清哪个皇帝坐朝？”

呃，我又说错了吗？为什么他的眼神看上去是如此的吓人？

我下意识地往后缩。

“大明天朝万历二十年，今几个是壬辰龙年九月廿一……”他看我的目光中掺杂了些许怜惜与悲悯。

我想他是在可怜我吧，可怜我脑子坏掉，居然连最基本的年月日都给忘光光。

“……你今年十岁，是海西女真叶赫部首领布斋贝勒的女儿，我阿玛的侧福晋叶赫那拉氏是你的姑姑……”

“我姑姑？就是前几天来的那个小……美女？”我差点脱口喊她小女孩。

“嗯。”他顿了顿，忽然对着我深深地看了一眼，“你比她更美。”

汗毛一根根竖了起来。一个九岁的孩子知道什么叫美吗？

可是……为什么他的表情是那么的严肃而又认真？他的眼底闪动着一些我看不懂，却又令我心悸的东西！

不敢再看他的眼睛，我低下头，假装害羞。

“东哥，可以问你个问题吗？”

“嗯？”

“你喜欢我阿玛吗？”轻描淡写的语气下隐藏了一丝紧绷。

我在脑海里重新勾勒出那个淑勒贝勒的长相，英明神武，威风帅气，长得很精神，算不上顶级帅哥，可也属于那种肌肉运动型俊男。

“你喜欢我阿玛！”见我长久不吭声，代善倏地站了起来。

我抬头，奇怪地问道：“干什么？”

他一脸的紧绷，眉宇间是淡淡的忧伤，眼眸像被一层雾气笼罩，蒙眬得不见底：“你心里果然是……”

“胡说什么呢！”我不耐烦地挥挥手。那种老婆儿子一大堆的“老”男人我可是一点兴趣都没有。

“东哥……”

“好了，别尽说些小孩子不该讲的话，装大人也不是这么个装法！”我拿手指弹他的额头，笑，“我们还是说些别的……比如说，这里是哪里啊？你阿玛是做什么的？还有，我为什么会失忆？我失忆前都发生了什么事……”

我的话语就好比机关枪膛里的子弹一般，突突地直往外冒。

代善的双唇抿得紧紧的，好半天才见他那张紧绷的脸孔松弛下来，他重新在我身边坐下。

他的语调很慢，虽然还带着男孩变声期独有的沙哑，但是别有味道：“东哥，我会长大的。”

“啊？”

“所以……不要一直把我当小孩子看。”

“哦……哧——”看他一本正经的死样，原来刚才就是为了这个在生闷气啊。小孩子就是小孩子，连闹别扭都透着孩子气。

我忍不住摸摸他光溜溜的脑门，笑道：“代善，你真可爱！”要不是这具肉身

是东哥小姑娘的，我还真想抱住他狠狠亲他一口。九岁的小男孩，换在现代也不过才上小学三年级的样子吧？

代善白嫩的小脸蛋涨得通红，我正要借机取笑他，忽然敞开的大门被人用力踹了一脚，发出砰的一声巨响。

又是那个不讲理的小恶魔加小色狼！我在心里骂了句，反正这里是你家，你别说踢门了，就是要把门板全卸了也跟我无关。

褚英脸色铁青，站在门口手指着代善怒斥：“你，给我出来！”

代善缓缓站起身。

我见不惯褚英以大欺小的跋扈样，在代善跨步的同时一把拖住他。

代善愣了愣。

褚英看看我，又瞅瞅代善，脸色愈发的难看：“出来！咱们比射箭去！大姐作见证，谁输了谁便放弃东哥！”

代善不答，默默地低下头来看我，眼色复杂。

“胡闹！”一声娇脆的呵斥穿堂而过，我这才注意到原来今几个褚英并非是独自一个人前来，身后还跟了位十四五岁的少女，鹅蛋脸，白净的脸孔，圆圆的大眼睛透着一般利落和干练。

“姐……”代善低低地喊了句，似乎对这位少女颇为敬重。

既然有贵客到，我也不好意思再赖在暖炕上窝着了，站起身，有点手忙脚乱地抚平长袍面料上的褶皱。

少女右手扶着婢女，脚下踩着高高的寸子底迈进房门。我见她年岁虽小，全身上下却散发着一股凛然的贵气，不由得多瞄了她两眼。

“东哥格格！”她冷清清地开口，因为年岁比“我”大，脚下又踩了“高跟鞋”，看上去足足要高出我大半个头，那种居高临下的睥睨让我顿觉气势大泄。

“这是我大姐，东果格格，你叫她东果姐姐好了。”代善体贴地在我耳边提醒。

东果格格？这个名字有点耳熟，可是记不起在哪听过。

“东果姐姐……”我很小声地说，心里却在为喊一个明明比自己年龄小的女孩做姐姐而恼得要死。

“嗯。”东果格格挨着我原先窝着的暖炕坐下，抬手指了指对面，“坐着吧，你受了风寒才好些，别累着才好。”

我状似乖巧地坐下，宽大的袖子下仍是攥紧代善的手——这小子的手冰冰凉，真比任何的止疼药膏还要管用。

“你还杵在那儿做什么？”东果格格柳眉一扫，眸光冰冷地落在门口的褚